



美 國 紐 約 公 教 華 僑 之 攝 影

論說 宗教釋義

南通宣教張伯祿司鐸稿

宗教之名。防於近世。古者無之。古者言宗教。僅曰教而已矣。如曰釋教道教。然夫教之字義甚廣。說文曰。上所施。下所效也。故君於其臣有教。父於其子有教。師於其弟有教。長於其幼有教。甚至凡以使人覺悟者。皆得謂之教。蓋卽先覺後覺之意也。故曰先生何以教寡人。夫教之字義。既如此其廣。而欲區別之。以定一特殊之界限。則不得不有所標註。教而冠一宗字者。蓋卽標註之。而限制其廣義。以入於狹義之一解也。吾國用宗教二字。不出二十年。試取閱先民遺籍。及其他印刷物。蓋無有宗教二字聯綴者。近世交通日廣。譯籍愈多。斯宗教二字。習見而通用之矣。然始於何人。已不得而考。要必本於東譯。東人譯西書。最早而尤夥。彼見西書於宗教。每與政治科學等相對待。舊譯教字。嫌其義廣。不足以清界限。故冠一宗字。以示區別。此宗教二字之濫觴歟。宗者。尊仰之意。皈依之意。謂有所信仰而宗之也。復曰。謂其道之傳。具有統系者也。二說並舉。未知孰是。然其以此譯西語之來。利齊奧。則無疑也。夫西語之來。利齊奧。固有義。與指何物而言。不可不鈎稽而詳察之。不然。扣盤爲日。指鹿爲馬。紛辨呶呶。徒貽笑柄。考西語之謂來。利齊奧。論其母音原意。有聯合束縛之意。至於沿用依辭。亦有恭敬寅畏之意。若以靜立字用。則僅僅指神道學說。及信奉神道學說之社會而言。夫以神道學說。與信奉此神道學說之社會。而取連合束縛之名辭者。固不無故。蓋其學說。在明人與神之關係。及對神應盡之義務耳。關係。本於連合。義務。有

所束縛之謂也。至於恭敬寅畏之意。則自對神義務之借觀。與中文神聖不可侵犯等語意相同。或曰。人不能生而無自。必有父母。又不能生而無與。必居社會。然則所與關係而有義務者。豈僅在神。何此獨稱來利齊奧耶。曰。爲關係至爲親切。而其義務至爲重要耳。夫父母也。社會也。固不無與有關係。亦不無對之有應盡之義務。然不過就我已生而始然。若在未生。固誰爲我父母。誰爲我社會也。且元祖被造。始出乾坤。彼固無所謂父母也。亦無所謂社會也。是知人與父母及他社會之有關係及其義務者。乃適然耳。非固然也。已事耳。非前事也。其餘對人物之關係與義務。無不皆然。惟於造物真神。不特以我已生而對之有關係。有義務。卽在未生而已不可逃之矣。蓋非造物真神。不特人無受生之事。且更無能生之理。任何父母可以生我。任何國土可以居我。任何社會可以交際我。而不能任何神以造物我也。故神人之關係爲獨切。對神之義務爲獨重。神道學說及其社會之獨名來利齊奧。以取連合束縛之義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夫王豈三王而獨稱三王。帝非五帝。而獨稱五帝。關係義務不僅於神。而此獨稱來利齊奧。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或曰。來利齊奧者。謂監察人心。而束縛之之意。以其道之功效有如此也。是亦一解。中國舊稱教。與西語來利齊奧之意。本不甚圓滿。而多浮泛。近世譯以宗教。似較明切。亦未詳盡。蓋西語來利齊奧。本於道之功用。中語宗教。本於道之傳流。雖然。言者。心之聲。意之符號。苟可共喻。不至誤會。謂之教可也。謂之宗教可也。卽易以其他名稱。亦無不可也。要不可以辭害義耳。我請舍名辭。

之考據。而言宗教之爲物。夫宗教之爲物。非有體質之可求也。乃一種道統耳。伏於人心。發於言行。形於儀式。其出處在神道之傳授。其性質在神人之交際。其範圍在生人之心思言行。其宗旨在事神以求出世之幸福。其儀式在拜謁禱籲。以示心中之信仰。其規矩在修明神誠。以克己愆。凡此皆宗教之所以爲宗教者也。無一於此。卽不得與於宗教之列矣。中國人素不講求宗教。故其界說多有昧之者。致一般人之心理。以爲凡以勸人爲善者。皆得謂之宗教。故倫理道德。宗教之學說也。禮樂制度。宗教之規模也。愛民憂世。宗教之巨子也。賢能才德。宗教之神聖也。於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謂卽中國宗教之源流。孔子集大成。謂卽中國宗教之祖師。讀書明理之士。謂卽中國宗教之善男信女。嗚呼。其失宗教之義遠矣。夫倫理道德。及一切淑人修己之訓。凡所謂先王之道者。固亦或爲宗教之所言。然其出處。非本於神道之傳授也。其性質。非神人之交際也。其宗旨。非事神以求出世之幸福也。故同者雖衆。而異者尤多。安得涇渭同流。馬鹿並指。夫皮骨血氣。人與禽獸所同也。謂人卽禽獸。抑謂禽獸卽人。不亦僞乎。夫人知無窮。人欲不盡。豈如蠢然鳥獸。衣食而外不求知。生存而外不思欲耶。故居世界。而必求知世界以外之事物。在生前。而先思死後之福田樂土。而宗教出。故宗教者。根乎無窮之人知。應於不盡之人欲。包括現世。而不止於現世。旁及人道。而不止於人道。必且搜奇探幽。尋源推本。出於人生日用飲食之外。極於

現世出世之間。此宗教之爲物也。若夫倫理道德。及一切所謂先王之道。則僅僅限於現世。亦僅僅規以人道。得宗教而引伸之。至於先王之道所未言者。卽出世神道之事。得宗教而補綴之。然則宗教之爲物。可以知矣。而或以中庸天命之爲性。率性之爲道。修道之爲教。謂卽宗教之正解。余以爲有大謬不然者。蓋所謂天命者。固指何天之命而言也。指此蒼蒼形質之天。固不得而神之也。指無形主宰之天。固近似矣。然以性而言天命。仍不出現世人道之外。現世人道之外。固猶有可知可欲之事物在也。是卽宗教之所事也。且性者。天下古今無不同。而宗教有新舊邪正之別。佛之圓淨寂滅。回之以殺人爲道德。彼豈率性之謂哉。然而固猶是宗教也。是知中庸率性之教。非卽今人所指之宗教也明矣。夫事有本於性。亦有悖於性。更有超於性者矣。本於性者。乃性之所明示。不加教授而自知。或一經教授而無不了然者也。修明性理以求其所示。是謂率性之教。悖於性者。乃性之所明非。與之不能相容者也。戕賊性理以爲教。是謂邪妄之教。超於性者。非性之所明示。亦非性之所明非。僅求於性而不能得其詳。質之於性而或可爲有。乃不得不求諸性外之傳授。以論斷之。是曰神道傳授。亦卽今人所謂之宗教也。故宗教者。必本於神道之傳授。或必托於神之傳授。率性之道。真而不備。宗教之道。備而或妄。惟視傳授之者爲真神爲假托耳。今人每有以勸人爲善。謂卽宗教。亦有以性理導人。謂卽宗教者。皆昧於宗教之義者也。故爲釋之。

敬愛聖母論

饒陽張光甫來稿

吾人於敬愛天主之外。又宜敬愛聖母何也。其故甚多。試約舉之。夫聖母爲天上之門。吾人欲升天享福。無門不得而入。此宜敬愛聖母之故一也。聖母爲罪人之托。吾人孰能無罪。既有罪而欲得赦。必須虔祈聖母。轉求天主。此宜敬愛聖母之故二也。聖母爲病人之痊。其療病之事甚多。况吾人各患神疴。端恃聖母醫治之。此宜敬愛聖母之故三也。聖母又爲我等之生命。卽吾人欲得聖寵。聖佑。行善立功。生活於天主臺前。神魂不至獲罪而死。更須賴聖母之助佑代禱。此宜敬愛聖母之故四也。且聖母爲天主之母。在天主之下。其位尊高無比。神聖讚揚崇拜。鬼魔驚懼震懾。我等卑污罪人。能不敬愛之乎。其他尙多。更僕難數。有聖書可閱。紙短情長。不能盡言。至敬愛聖母之實。惟在仰法聖表。不在空口虛言。如每日誦聖母小日課。玫瑰串經等。此以口敬愛聖母之事也。若夫聖母所最欣悅者。乃在法厥嘉言懿行。全守聖教規誡。不敢故犯大小諸罪。致傷其聖子耶穌之聖心。此以心敬愛聖母之謂也。凡敬愛聖母之人。聖母必報之。人雖罪大惡極。若果誠心敬愛聖母。生前死後。必蒙聖母之救護。試觀恭敬聖母大益等書。載有罪人因懷敬愛誠心。聖母賜之悔改。前非卒得救靈者。經云。聖母爲獨孤無靠之托。雖至潔不棄污者。雖全善不絕惡者。亮哉言乎。

傳記 墨西哥革命與公教之關係

德修士來稿

近年以來。墨西[△]哥國[△]中革命風潮。屢興未已。殺人流血。禍至劇烈。中西報紙。亦既屢載不一載矣。唯是時之公教真實情形。道遠音疎。恐中華教友。尙未深悉。茲閱意國羅瑪[△]公教文明報。中有社說一篇。紀載此事頗詳。余因譯述之。以供閱報諸君之留心教務者一覽。

墨國[△]革命目的有三。其一。取消陸軍。其二。掃除公教。其三。毀壞私人財產。以上三種。爲革命黨堅定不移之宗旨。蓋彼之兵士。悉係不守軍律者。對於宗教。則迫令教士傳佈反對執政之說。否則驅逐出境。其尙未被驅逐者。僅有特准居住者耳。彼等又要求各處富翁。斥其私產。以畀與無宗教無道德無愛國心之下流社會。其謬妄糊塗。可見一斑矣。

有人問吾曰。目下革命與前一度之革命相同歟。吾應曰。否。客曰。其差別何在。曰。前革命黨曾受宗教教育。縱佈不相宜之說。行不適當之事。然必無輕視宗教之舉動。可斷言也。今則不然。既具掃除公教宗旨。故捏造報告。任意攻擊。以冀取消聖教會。其言畧謂。天主教教士。悉與政府表同意。如弟亞斯[△] Diaz[△] 胡爾答[△] Huerta[△] 兩全權上將軍。教士皆援助之。其實教士與該兩人果否援助。祇須察核弟上將之舉動。有無保護宗教之形迹。及胡總統登極時。教士如何態度。即可明此說之妄矣。

查弟上將[△]在位時。除批示男女兩種修士。准其享有公共度生修院權。Droit de vivre en communauté。以外。其他反對公教之事。不一而足。今將其最著者。畧述一二。其一。教士所辦之初等小學。改爲

世俗人管理。除國立學校外。不准公教學校內設立預科。又以官立學校之章程。強迫私立學校遵從。對於吾教中人。尤爲注意。凡學校規則內。天主超性四字。一律刪去。其二。弟又規定除教堂以外。不准舉行教禮。貧院醫院監獄等處。不准舉行彌撒。總之。弟上將舉動。幾無一不反對宗教。如此則豈可稱弟爲保護宗教。而教士乃援助之歟。方此種法律宣佈時。卽有主教三人。提出抗議。要求取消或修改。然卒無效。迨此次革命開始。各主教又勸諭屬下教友。不可反對已創立之政府。以爲此乃公教教徒復仇（卽愛仇）之好機會也。則公教中人宅心正大。亦可知矣。弟上將於一千九百十一年遜位以後。公教中政治家。卽結成一政治團體。曰公教國民黨。Parti catholique national。其黨綱如下。吾等非欲合政治宗教爲一。惟欲遵行前教皇良第十三與庇護第十所組織關係社會及政府之規則。此黨綱一宣布。舉國聞之。無不歡迎。是時公教國民黨員。卽承認馬德羅。Madero。君爲墨國總統。各主教又勸告屬下教友。尊崇已有之政府。及舉行選舉。教友所投之票。悉擇能任職務者投之。由此可見公教中主教黨員。無不與現政府敦睦誼矣。

至於胡爾答總統登極時之公教人態度。今亦畧述之。一千九百十二年新革命起。卽有人厚賂公教國民黨領袖。要求承認新政府。經主教議會議決。要請革命黨魁。仍忠於業已成立之政體。並與新革命不連帶進行。閱者試思之。主教之舉動。何一可指爲援助胡總統證據。無非傳佈和

平宗旨。及力勸人人信仰天主。盼望早賜國內平安而已。旋又舉行大禮。獻全國於耶穌。聖心以祈聖心保護全國人民。又足見公教中主教黨員。與政府及革命黨兩無偏袒矣。因是之故。苟有人謂教士教徒袒護胡弟兩總統者。非也。虛偽也。謠誣也。而墨國憲黨之反對公教。純出於無仁無道之兇暴行爲。無一毫理由之足據。益可見矣。

以上所說。皆公教中人對待政治家之情形。今吾將述政治家待公教中人之殘暴行爲矣。國中有教堂數處。爲革命黨褻瀆而封閉之。其甚者。至改爲宴會廳。營房。馬廐。等等。堂內之聖像。則任意凌辱譏誚。又有教士數位。被其驅逐出境。更有形同紳士者。在聖所內衆人聚集之際。演出無道德無廉恥舉動。黨人則闖入女修士所管之女學生宿舍。恣意妄爲。且將禮堂中之禮衣攫去。披以出外。徜徉於通衢大道。如此種種兇暴舉動。書不勝書。

最可惡者。新良 *Nuevo Leon* 省之巡按使。出一誹謗告示。畧謂。教士爲國民不和不睦之根原。不過貪據政權。袒護革命及專制政府而已。教會學校內。青年純潔之靈魂。悉被教士毀壞之。所以此種教士。最爲墨國道德之危險。而國民所宜深惡痛絕者也。耶穌會及他修會修士。均宜驅逐出境。教會所立之學校。亦一律取消。彼又禁止行告解聖事。以爲救濟社會手續。又云。政府之宗旨。絲毫不欲侵犯宗教自由。故耶穌會及他會司鐸。已出新良境後。自午前六下至午後一下止。又許開教堂。惟除由該巡按使特准之司鐸外。他教士皆不得與。至解罪禮。則概不許行。至於教

堂內之聖鐘。非與政府有關係之慶日。不許妄擊。如有犯以上規則者。懲戒不貸。他省情況。亦與新良省相似。撒爾弟陸 *Sarillo* 城內耶穌會及他會教士。無錢以應革命黨之要求。判決絞罪。幸未實行。撒加德加斯 *Zacatecas* 城之革命黨。闖入聖母會所立之學校。以搜查軍械官兵為名。擄去校長視學員及他教習。而校長視學員暨神師三位修士。均被其槍斃。同時又拘禁城內各司鐸。要求以金錢贖命。否則置之死地。幸有人出而担任此款。乃免。然仍將被拘之二十七司鐸。裝於小車內。當眾凌辱之。卒乃驅逐出境。司鐸等不得已。乃相率避難於合眾國。去年八月十九號。加耶撒 *Carrión* 上將佔據墨城以後。特簡自由黨中之暴烈派某為報館王筆。教堂內各種禮節。由政府特派司鐸一二位行之。教士之不動產。收歸國有。改宗教教育為世俗教育。闔城所有最壯麗之房屋。約七十座左右。均將房主逐出。不准攜帶一物。問其何罪。大半為熱心教徒而已。又威嚇某副主教曰。苟不以主教屬下教務。割讓他人管理者。必毀教堂。殺司鐸。又於某某數城。改公教所立之學校。主教署等為營房。教士百餘。主教數位。均被拘禁。加白那斯 *Cabanas* 安老院中窮而無告之貧民。悉被驅逐。流離道左。無衣無食。有時且強迫司鐸為鐵路小工。諸如此類。不可殫述。

最奇者。此等虐待手段。獨施之於公教教徒。全國中之誓反教徒。無絲毫損傷。是又為目下革命特色也。

因此之故。墨國主教不得不提出抗議。乃於上年七月。集會於京師。議決抗議書一件。畧謂聖經有之。凡權自天主而來。故反對此權。與反對天主無異。吾等爲公教徒者。必遵守此語。敬重有真實權柄之政府。以爲代天主之地位。是以吾等現在提出抗議。凡主教教士內。無一神長對於反對政府者。許可承認。此不第空言而已。實際上果如此。吾等除傳布和平外。餘無所爲。非欲袒護此政治家與彼政治黨。不過欲結合全國人民爲一家。又云。反對吾教者。雖加種種誹謗。吾以誠心救之。併祈天主解免虐待吾等者之罪云云。

墨國教務受如此挫折。故當今教皇本篤第十五特書手諭一通。慰問墨國主教。又寄錢幣若干以救濟之。

紀者曰。方今世界。西而歐洲風雲。東而墨國革命。干戈擾攘。靡有寧日。幸吾中國安然無事。是以更宜切求天主。賜人世所不能畀之太平也。

按墨國革命之初。固以推倒前總統弟亞斯爲目的。蓋弟總統在位三十八年。政尙專制。反對黨馬德羅鄂陸士哥。遂崛起與抗。政府軍屢敗。屢次議和。革軍以總統退位相要求。弟亞斯屢允而不實行。革黨乃重與開戰。政府軍力不能支。美國復派兵入境。將行干涉。迨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革軍佔領尤愛黎士市。以大軍二萬圍攻京城。弟亞斯始辭職議和。五月二十五日出京往歐洲。革黨推方濟各特拉巴喇爲臨時總統。兼任外交部長。自是以後。墨國內亂頻仍。

殆無寧日。至八月間。臨時總統特拉巴喇與同黨馬德羅高梅士起有意見。特氏與馬氏謀欲擯高氏於政界之外。革黨知之。大譁。特拉巴喇堅執不動。黨人於是擬推高氏爲候選總統。且將操戈而起。與政府決一死戰。內訌因而益熾。九月三日。墨國選舉大總統。因兩黨衝突而止。十月一日。馬德羅當選爲大總統。是月之杪。反對黨又推雷司爲大總統。起革命軍。兩軍戰爭。互有勝負。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雷司以失敗投降。一千九百十二年二月初旬。反對黨柴巴達將軍率兵占領尤愛黎士市。自是革軍之勢大張。組織臨時政府於讀脫利阿市。推高梅士爲總統。埃爾達潑爲副總統。柴巴達爲陸軍卿。而同時二月十號。馬德羅部下之烏力維拿與鄂陸士哥亦因各懷意見。運動陸軍軍隊叛變。總統府及重要建築物均被占領。馬德羅之弟被捕。十一號。革命黨弟亞斯（前任總統弟亞斯之甥。第一次革命時被捕下獄者）及黎斯將軍爲叛黨所救。遂出獄。弟亞斯自稱爲大總統。馬德羅出宮避難。其家族匿於日本使館。十六號。馬德羅辭總統職。代臘巴勒氏任臨時總統。十八號。馬德羅及其家族被捕。二十一號。又將馬德羅及其弟葛斯泰府拘禁於造兵廠。葛斯泰府即被槍斃。當日由墨國議會開秘密會議。公認胡爾答將軍爲臨時總統。二十二號夜半。馬德羅及前任副總統少里芝正在押赴監獄時。途次忽被亂徒槍斃。是時美政府見墨國亂機不息。已有干涉之意。至四月十一日。有美國兵艦上之主計。僭兵士數人上岸。忽爲胡爾答之陸軍所拘留。且有侮辱國旗之行爲。美政府大

傳記 … 墨西哥革命與公教之關係

怒立發大洋艦隊全部及陸戰隊八百名直抵墨國之委拉吉盧斯港口而封鎖之。二十一號兩軍遂開戰。互有死傷。二十四號南美之阿根廷巴西智利三國駐美公使聯合向美總統調停。美政府覆文以必須放逐胡爾答爲條件。胡爾答允之。至七月十五日胡氏退位。加巴吉兒總之未幾。卽讓於憲政軍之加耶撒將軍。九月二十日夜。憲政軍首將維拉將軍又向臨時總統加耶撒宣戰。於是自胡爾答退職後。暫得小康之墨西哥。因維加兩人之傾軋。而內亂再興矣。幸而美政府出任調停。始漸和解。維拉將軍要求加耶撒不爲大總統及副總統。加耶撒亦以同樣之條件提出。於是墨西哥之時局。始漸就平靖。然而亂機隱伏。仍未有艾也。此亦足爲共和國之殷鑒矣。（械材附誌）

馬司鐸調和荊州戰事始末記

荊州田廷俊稿

清政不綱。改革禍起。當局者不知淬厲振刷。以饜人心。而更加以遏抑。鬱極勃發。遂有辛亥武昌之變。時乃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陰曆八月十九日）也。先是蜀中亂作。清廷檄鄂軍入川。武昌軍備空虛。黨人從而運動。瑞督張皇羅織。而於滿人之隸軍籍者。劃分而畸重之。以啟漢人之猜視。於是全軍憤起。揭義幟而宣告獨立焉。斯時武漢各外人。坐視流血之慘。無有出而調和解救之者。遂致滿軍數百。悉殲於亂兵之下。武昌旣克。首應者厥惟宜昌。屯駐宜昌之軍。乃瑞督遣之防蜀者。旣得省垣首義之信。亦舉唐犧支爲首領。設司令分部以應之。宜軍旣立。乃謀進取。

荆州以通聲援。荆州居武宜之中。首尾既下。勢益危岌。駐防荆州之滿兵。計四千人。合男女老弱計之。約達二萬餘人。聞風震慄。莫知爲計。良以義軍初起。心志未齊。政治革命之思想。尙未普及於人心。往往藉排滿之名。以資號召。無知之徒。復變本而加厲之。風聲所播。大江南北。倒戈響應者。雲起颺發。舉事之初。無不遷怒於滿人。荆州滿人。鑒於武昌發難之慘。尤洵懼不可終日。荆旗之餉。悉仰省垣之庫帑。與宜昌之權稅。武宜既失。乃大窮蹙。清將軍連魁。人謹愿。而闇於軍事。都統恒齡。以父喪歸自西安。道出宜昌。爲民軍偵知。索急而逃。回荆後。清廷詔署左翼副都統。恒齡性勇毅。富於軍事知識。受事後。盛張軍備。激厲士卒。誓與一戰。宜昌民軍方計畫攻荆。而以陽夏慶戰。蜀亂未平。未敢舉發。滿兵日夕戒備。防範綦嚴。相持月餘。已疲茶而不能復振矣。陰曆十月初六日。以後月日均記陰曆。宜軍出發。攻荆水陸並進。陸路二枝。一由遠安當陽取荆門。以絕襄陽路之援。一由江口進逼萬城。誘滿兵傾注於西北。而水路一枝。乃沿江直下。而襲據沙市。沙市爲荆州之咽喉。亦長江上游之重鎮。沙市既失。荆州入釜底矣。滿兵之出西北迎敵者。與民軍相遇於秘師橋。戰鬪一晝夜。滿兵敗退入城。時長沙已告獨立。湘西王正雅。組織武字軍。襲荆州北路。於十月十一日。軍抵沙市。會師合圍。聲勢愈盛。滿兵深閉固守。日盼救援。乃截留漢民於西城。與之拼命。而緩外兵之攻。漢民被錮城內。日懼滿兵之仇殺。尤惴惴無甯日。斯時民軍氣張。愈集愈衆。滿兵糧盡援絕。誓以死守。雙方角立。一髮千鈞。事機之危。曾無愈於此者矣。當斯時也。非

傳記

馬司鐸調和荆州戰事始末記

六十一

得至誠感人。衆望攸歸之偉人。出而任調停之責。必至殺機突起。全城糜爛。橫流四決。沙市亦成灰燼瓦礫之場矣。上主眷顧。福佑斯民。界我馬司鐸排難解紛。凶濤頓息。而今城市依然。士民無恙。疇非當日仁人之賜哉。居安思危。曷敢忘德。俊荆人之一分子也。和約期間。曾蒙司鐸之器使。隨伯父敬五公奔走其間。自始至終。見聞較確。敢將司鐸調和斯役之始末筆記之。以告我國人。我國人其永誌而勿諼。

司鐸華名馬修德。爲比利時人。生有至性。嚮道綦篤。長入聖方濟各第一會。勵志勤修。聲譽日起。畢業後。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晉升司鐸。請命來華。傳道於東湖。當陽。遠安等縣。嗣奉管理巴東。塞口山教堂事務。啟牖覺迷。教務日有起色。旋以勤勉逾度。嬰瘵疾。回國。後經醫者剖去敗肺之葉。乃就痊可。遂復回華。以竟其志。旋奉派爲荊州總司鐸。蒞任以來。發揚真道。默化冥頑。使人民益堅信仰。凡百善舉。爲之不遺餘力。其拯危扶弱之志。與大公無我之心。尤爲衆口所稱道。革命變作。福音聖公各教牧師。聞風先逃。惟司鐸毅然忘身。以救世爲天職。於萬聲皆噤之中。首先創設紅十字會於南門外營校內。救治兩軍之傷殘。宜昌楊主教派田郭丁三司鐸。及李修士。贊助之。司鐸入見將軍。要其認可。將軍感諾之。司鐸乃說以民軍勢盛。人心狂沸。衆寡相懸。強弱勢殊。而今坐守窮城。焉能持久。二萬生靈。不可爲孤注之一擲。將軍咽不能聲。司鐸凄然而出。司鐸深懼戰禍延長。生民塗炭。卽以調和爲己任矣。乃躬赴沙市。晤民軍駐沙首領喻洪啟。會商未就。復

請日本領事及稅務司（英國人）同調停之。亦未允。時民軍初據沙市。礮械缺乏。兼以漢陽之挫。根本動搖。亦思遷就速和。但罷戰之意隱而未露。十月初十日。司鐸迭次赴沙。晤喻陳說利害。苦口勸之。喻乃答以滿兵繳械歸誠。我軍決不妄戮一人。還給以六月之餉。養贍之。司鐸復入城。面將軍。將軍猶疑不能即決。因滿城官佐與士兵各執己見。議論龐雜。有欲襲攻沙市。以擾民軍之根據者。有欲深閉固守。以待援兵之至者。有欲劃界中立。不相侵犯。以取決於大局者。衆議紛紜。莫衷壹是。時已舉國騷然。交通阻滯。警報迭傳。莫辨真偽。和則恐干清廷失地之誅。守則又畏城亡殺戮之慘。憂患交煎。莫能自擇。司鐸再四游說。舌敝唇焦。終未能即答。將軍乃以己之乘馬送司鐸出。不料次日會商甫就。而事中變矣。蓋於十月十三日。民軍捕獲滿兵密使三人。身畔搜得將軍求援之信。民軍大駭。知其偽和待援。非真降也。乃斬其使。而返函（見後第六號）司鐸。怒其調停之非誠。司鐸得函。驚愕失色。曰。余素知華人多詐。不料其反覆如此也。憤極而悲。乃致函（見後第七號）將軍。責其無信。並將搜獲之原信。與借乘之馬。齊交南門守城兵士。轉致將軍。與之決絕。然尙每日入城。向主祈禱。漢民之被錮城內者。勢將絕食。無不泣求司鐸拯而出之。守城滿兵。凡見司鐸指揮將護者。即啓鑰放之。日二三百人。全活甚衆。斯時危城坐困。道路隔絕。四面楚歌。悲笳達旦。滿人男女老弱。思及覆巢之慘。日閉門相與號泣。偶見司鐸閒行。則羣起呼救。哀涕不已。司鐸怒焉。傷之。乃日日求主。救此生民。晨鐘甫動。經聲琅琅。一水重城。與垣內震泣之聲。

傳記 … 馬司鐸調和荆州戰事始末記

相激應也。亦可悲矣。十月十五日。湘軍續到千餘。鄂北招討之兵。由漢而進襄陽者。亦繞道會攻。斯時南北相繼獨立。川陝既復。南京亦下。民軍之取道荊州北上者。絡繹於途。新募之卒。尤多梟悍。涎慕滿人之富藏。必欲破城而後快。愚民之無智識者。亦拊掌而和。排滿之聲。昌言不諱。意至得也。暴亂之徒。與滿人有睚眦之憤者。亦復捏函構煽。以梗其和議。十月十六日。滿兵以鹽米告罄。乃潛出城外。至草市索之。民軍偵知。邀擊。戰鬪逾時。滿兵不支。敗退入城。時清荆宜道吳筠孫由宜逃歸。不敢駐城。藉保商爲名。出防沙市。滿兵惡其心懷叵測。蜂擁入署。洗掠一空。吳訴求司鐸。司鐸爲之白於將軍。悉追還之。清知府程道存。知縣高振繼。皆漢人。將軍恐其爲內應也。羈留東城。一日。厲聲詰以有異志否。程惶極。乃以佩刀截其手指。以明無他。復致血書於民軍。力白滿兵歸誠之真實。越日。程出城。至紅十字會。婉求司鐸。力出主持。司鐸允之。十月十九日。民軍以和議遷延。出兵三路攻城。槍礮齊施。流彈蔽空而下。滿兵匿堞內。還擊。不能命中。民軍猛撲通宵。以天明收隊。滿兵哭聲震天。竟有投繯自溺者。都統恒齡。素負能軍。至此亦知事無可爲矣。號令不行。怨怒交集。恒自宜昌奔歸。整軍誓守。偵察嚴密。凡漢民稍涉嫌疑者。輒捕殺之。因之民軍仇視益深。懸重金以購其頭。恒知大事已去。城必不保。乃持銃自殺。其效忠於清廷。可謂至矣。是日黎明。民軍攻城之礮聲甫息。將軍飭弁出城。至紅十字會。求見司鐸。謝罪輸誠。籲求轉圜。司鐸慨然應之。立即致函民軍。要其罷戰。時民軍司令長唐犧支。已駐沙市。二十日夜。遣其參謀官張飛鵬。

至御路口。邀司鐸會議。司鐸卽往就之。磋商達旦。畧得端倪。司鐸告以滿兵絕糧日久。勢在必和。惟繳械一節。可稍展緩。軍械措於兵士之手。將軍之號令不行。若迫之過急。恐生內變。最良之辦法。莫如繳槍一支。給銀十元。乃踴躍而易就緒。參謀應之。次日十二時。司鐸於紅十字會。約衆司鐸共商進行之策。宣布昨宵會議之結果。互談良久。司鐸聲言曰。此番戰事。經余之苦心護持。與諸君之贊助。已可冀和平解決矣。惟是時民軍之要求。在速繳械。而滿兵所猶疑未敢遽繳者。惟恐給降被誅。兩方責任。余必以一身肩之。今余向民軍力保滿兵之無反側。向滿兵力保民軍之不殺戮。事關重鉅。未可輕忽。其中危疑。以身證之。余連日奔走戰陣之間。有無數之流彈。掠面摩肩而過。而未一觸余身者。乃天主庇余以救荆人之厄難也。所患滿兵智愚不齊。負隅自固。官無主權。兵無節制。死志既堅。性益褻惡。余入城之後。險夷未可測也。余月餘悲憤填咽。寢饋未遑者。實不忍見十餘萬生靈。於硝煙彈雨之中。罹血濺肉飛之慘。聖母鑒臨。此行願捨身也。請以今日五時爲約。若逾時不歸。則已罹於禍矣。衆司鐸淒然淚下。禱天主佑助之。司鐸毅然卽行。至南關。滿兵啟城迎入。見男女老幼。匍伏號咷。哀呼救命。環繞追隨。途幾爲塞。司鐸酸楚不已。入面將軍。將軍謝罪。力辯前失。(密使求援之函件)司鐸不與深詰。乃以民軍允降之意告。促其速行繳械。備陳其中之利害得失。凡南北獨立之消息。與共和政體之真諦。司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官佐下及兵士。一一勸諭之。力任保全之責。時已五下鐘矣。副主教見司鐸未返。恐及於難。遣使

資函問之。司鐸答以無恙。事冗未能卽答。旋幾經聚訟。幾經問難。擾攘良久。始得議決。將軍致書（見後第十八號）於民軍司令長。定於二十四日實行繳械。書由司鐸携出。轉致之。日影將沒。衆司鐸方於會所之後方。向城瞭望。倏見司鐸持函遠至。乃悉拍掌贊賀曰。大功告竣矣。未完

古愚龔公小傳

海門放眼達觀人來稿

公諱柴。號古愚。江蘇松江（舊屬華亭）人也。幼穎悟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年十四。肄業於浦西徐匯公學。監理敬莊。晁公見公英姿爽邁。落筆成文。語多驚絕。以奇才目之。公於弱冠時。卽淡名利。慕真修。進耶穌會。繕靈修德。維日孜孜。旋攻哲學及神律學。探奧抉微。多心得。七載畢業。晉學位。登鐸品。擁戴席。從遊中有自西土來者。於公哲學。初不免乎藐視。往往舉難題相質。公條記剖解。語語中肯。聽者皆動容。衆始心服。蓋華鐸之教授哲學者。自公始。公除哲神二學外。於科學亦講求有素。嘗著五洲圖考。問世。旁搜博採。考核精詳。非學貫夫中西者。安得有此富贍。又精數國語言。聞其自述云。無論辣丁法文。振筆直書數十萬言。無勞思索。其藻思芊綿。洵所謂左右逢源矣。又云。今讀外國文者。或先引伸乎中文。而後會其命意之所在。似此層累曲折。卑不足道。公悟機敏捷。於此可見一斑。公雅好中外學問。而輔助人靈。更如飢如渴。在長上前。再三致意。講學數年。遂往遠方敷教。若嘉（嘉定）寶（寶山）若上（上海）南（南匯）以及南通掘港等處。所過者化。公狀貌端嚴。性剛毅。百折不撓。其所轄之區。狂悖之徒。聞風斂跡。地方因而平靖。又篤於愛人。有告

以荆天棘地事者。雖在病中。嘗見其整衣危坐。靜聽畢。或托紳董排解。或以善言撫慰。人咸愛戴之。掘屬印。姓者。小康家也。身死。遺下三子。長年舞勺。幼未離襁褓。族人覬覦其產。求助於公。公憐之。留養堂中。經理其田產。教誨其敬奉天主。兄弟三人皆成立。公教育之功居多。公好神貧。布衣脫粟。習爲常。前清諸生陳某與公訂文字交。月必登堂問道。知公深。嘗語人云。未識天主教司鐸時。以爲志在溫飽之流。及見公食無肉。衣無文繡。始知司鐸之儉樸堪風也。公自奉菲薄。而荆造聖殿。及置殿中陳設。必求華美。非奢儉豐。齋悉中禮歟。公持己嚴密。婦女至前。如對大賓。言笑不苟。其貞操有如此。某素荷公栽植。譬如小木向陽。方冀長叨樾蔭。惜乎客秋公回嘉寶任。而病沒歸天矣。人琴已邈。不禁泣下歎歎。爰拉雜追錄其大節如此。

近事

羅瑪之部

去年九月二十四日。教皇本篤十五手諭法國露德主教云。

可敬神兄。聖座敬詢汝安好。及降汝宗徒遐福。幾日前。先由各處公報傳訊。繼由前教皇庇護第十特遣露德聖體大會之欽使樞機大臣。倍爾蒙底之面奏。知此次萬國聖體大會。非常熱鬧。滿意。對於前途進行。極有希望。蓋凡到會之人。莫不信德堅固。愛德熱切。會員及與會之人。有如此之衆。羣相鼓勵觀感。不得不大著熱心善表也。况汝竭力維持。熱心提倡。特選才德拔萃之人。爲之籌備經理。上下一心和衷辦事。謹慎周詳。無微不至。此皆汝勤勞指導之功也。朕聞之。不勝欣慰。奚似。朕之對於露德。有特別感情在焉。謹爲汝述之。朕去年僑寓露德數日。恭謁聖所。朝觀無

玷始胎天主母大殿。目睹熱鬧盛禮。日日不絕。朕心非常感觸。當時受恩之大且深。實爲朕平生所未有。回想當日情形。朕每縈懷不已。不知何日仍能及早回到露德。復親仁慈瑪利亞之聖座乎。然朕以薄德寡材。蒙全能天主特簡。升此宗徒高位。不能再滿前願矣。然與前任歷代教皇相比之下。知無一教皇前赴露德朝覲聖母者。朕心已欣幸不置。目下人羣社會之所奉爲不二法門者。以遠離基利斯督爲唯一目的。人之得親基利斯督者。亦惟由瑪利亞爲惟一徑路。爲此。朕深望此次聖體大會中。開議當行之事業。以欽敬聖體。光榮聖體爲目的者。以後由聖母爲吾人之特別主保。使祭臺上至可欽崇之聖事。欽崇與勤領二端。大爲擴充。見諸實行。傳諸普世萬國。莫不蒸蒸日上。以示進行。此事先由法國地方實行。洵爲理所當然。毫無疑義。朕之先望法國實行者。因法國國民之幸福。朕特別注意慶祝者也。再者。樞機宗座代表所奏。萬國聖體會會員之如何爭示熱心敬禮聖體。如何昭著至誠熱愛聖母如何將此次敬禮熱愛。以後公諸天下。與人同善均利。實深副朕望。深合朕意者也。此諭結語之前。朕再褒獎汝之勳勞。褒獎汝榮主救靈之神火。凡諸萬國聖體會會員。同汝熱心辦事者。亦一一褒嘉之。由汝代傳朕旨。一一褒獎之。茲爲祈望天上寵眷之下。頌及爲朕懷愛汝特別之優待。朕特舉手。以宗徒遐福降汝。并降福於到會之萬國聖體會會員。由羅瑪伯多祿大堂。一千九百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朕御極之元年。本篤十五諭。○十一月初五日。羅瑪西克斯丁小堂。舉行追悼前教皇良十三崩後第十一年週年喪

禮。(教皇良十三崩於七月二十八日因暑氣正盛遂定爲每年於十一月初補行喪禮)教皇本篤十五在御座上望彌撒。樞機大臣法爾高尼奧公、主行大祭。彌撒後追思大禮。由教皇親自行禮。其餘樞機大臣。悉穿紫色禮服。在旁襄禮。各主教班及大學監院等。在彌撒聖所內。駐羅瑪之各國使臣。在聖樓上。有特別位置。○代理耶穌會總長斐納公。覲見教皇。○一千九百二年。羅瑪創立聖熱羅尼莫會。以流行聖經於天下爲宗旨。教皇時爲宗座國務卿之秘書長。經衆人公舉爲該會正會長。以後教皇另派樞機大臣爲保衛使。目下該會之保護使。爲樞機大臣賈帥達公。教皇既登大位。卽諭該會會長樞機賈帥達公。畧云。可敬神兄。聖座敬詢汝安好。及降汝宗徒遐福。自汝爲聖熱羅尼莫熱心善會會長後。由汝鼓吹發起。該會會員。於本年主保聖人聖熱羅尼莫瞻禮日。公呈聖座奏摺一件。表明傾向宗座之誠。朕心無任欣愉。朕對於普世聖教會中。所有各種扶助宗教及慈善之事業。莫不爲之歡迎嘉獎者也。然對於流傳聖經之聖熱羅尼莫會。不得不有特別優待。特別寵眷之心。蓋此會實由朕前日親自提倡創立者耳。然此會之所以爲朕特別注意者。不在此會之名號。實別有深故在焉。按此會之設立。有益於世道人心者。不自今日始。而對於目下時勢。更爲不可少之善會。蓋當今之世。社會風俗之所以一敗塗地者。正因人人忘却耶穌基督之聖道事蹟耳。人人於身後性命之學。日日度生之道。不甚講求。真實光

明矣。幸汝以流傳萬日。畧福音爲唯一宗旨。使人講求純粹修德之實學。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也。可敬神兄。朕特欣賞汝等。去年所行之事業。實皆竭力進行。深副朕心之希望。朕親見汝等散佈聖書。日增月盛。閱誦聖經者。人數增加。然朕所切願者。務望以後於教友之家庭社會中。莫不爭置聖經一編。誦閱體味。習爲常事。常於聖經內求得珍寶。使教友之精神。深入骨髓。食古而化。不覺誠於中。形於外。漸漸優入聖賢之境矣。爲証朕之特別優待汝等。茲朕降汝以宗徒遐福。并降福汝等合會會員。一千九百十四年十月八日。由羅馬聖伯多祿大堂發。教皇本篤十五諭。○教皇又有手書敕諭三位主教。其一。致安底娃利總主教（蒙歹納哥勞國）囑其善爲醫治戰國受傷之人。其二。致法國樞機呂松公。謝其奏明倫斯聖堂被燬情形。其三。致墨西哥總主教。內述教皇對於墨國之內亂。甚形悲悼。爰發帑銀三萬五千佛郎。囑主教撫恤貧苦之民。○羅馬掌管禁閉聚議廳外鑰親王季奇大元帥（見上年本雜誌第十期第四百五十五張）於十一月初薨逝。按親王自一千九百三年至今。升爲執掌禁閉聚議之騎尉世爵。前教皇庇護第十及當今教皇本篤十五之被選。皆在季奇公職任內。一千七百十二年。撒衛利 Savelli 族嫡嗣亡後。卽由季奇族承襲其位。季奇族第一承襲此位者。乃教皇亞立山第七之姪奧吾斯多季奇公親王世襲之徽章。其上畫六高山並峙。上有金星照臨。及二鑰下垂。（二鑰者表明親王爲聖教會大元帥及禁閉聚議之大元帥也）○俄國駐羅馬辦理教案之使臣。業於十一月中旬易人。目下新

使臣姓氏。乃內利道拂公。M. de Vélindoff。當即覲見教皇。進呈國書。教皇接之於宮內藏書樓處。欵談至二刻之久。觀畢。按禮即謁見教皇之國務卿。○前教皇庇護第十頒行聖衣聖牌一事。當今教皇仍准頒行。并許凡目下從軍於戰地之司鐸。不拘何人。皆有祝聖該聖衣聖牌之權。○十一月廿二日主日。午後三下鐘。羅瑪本城人民大集於聖伯多祿大堂。此為教皇初次接見羅瑪人民。三下二刻。教皇乘顯轎進堂。人民歡呼萬歲者。不絕於耳。教皇在痛告小堂前升御座。副總理羅瑪事務之樞機大臣升講臺。演說羅瑪人民如何歡迎欽敬教皇之熱誠。教皇聽畢。起立。親發綸音。聲如宏鐘。滿堂皆聞。優詞答謝。畧云。朕聞副總理樞機大臣之語。知汝等懷愛欽敬聖座之誠。愈形昭著。汝等人山人海。爭相入此普世第一大堂。以伸瞻仰教皇之誠。足表汝等之心蹟矣。汝等欲示懷戴宗座之誠。朕亦欣喜。今日可表朕之子元元之真情矣。教皇宜愛諸聖教會之子女。眷顧普世羣羊。然而教皇實為羅瑪主教。對於羅瑪人民。有特別優待。特別懷愛之性質也。今見汝等滿面春風。喜氣迎人。朕心無任歡欣。昔聖保祿宗徒致書於羅瑪信民。並不以羅瑪人之安富尊榮為注重。而褒讚之。偏揭出羅瑪人堅強不屈之信德。而嘉獎之。朕今日亦感謝天主。因見汝等之信德。仍為堅撓不屈。活潑流露。毫未改變。特於本日。朕登極後初次榮入大堂時。格外顯出汝等忠服聖座之誠。一心一德。有口皆碑。汝等如此之良好感情。必宣傳天下。遠近皆知。朕今可復誦聖保祿之言曰。余感謝天主。因汝等之信德。天下聞知也。朕又希望汝等之信德。

近事 … 羅瑪之部

非爲形式上不活潑之信德。有信德與活於信德不可作同一見解也。所謂以上二種之信德。可以二等麥種喻之。一爲麥子僅藏於灰土之內。一爲麥粒已種於膏沃肥田之內。麥粒之輕重大小外。形性質似無稍異。然而一則毫不能生發萌芽。一則可望收百粒之效果。汝等中各人所有之信德。亦有優劣之分別。所謂活潑信德者。卽謂一心輸服聽從天主之誠命。遇誘感艱難困苦之中。堅忍不屈。勇往直前。毫不畏憚。爲使汝等顯此活潑信德。朕特降汝以宗徒遐福云云。於是教皇遂唱降福經文。禮畢。衆人公唱謝主經文。（我儕讚頌真主）教皇承唱祝文畢。乘顯轎回宮。○十一月二十一日。爲教皇六旬萬壽。各國賀電甚多。○英國向例無使臣駐紮羅馬。專與教皇辦理交涉事件。今爲歐洲戰禍所迫。近日竟遣使臣駐紮羅馬。與宗座交涉宗教要件。聞所簡之使臣。乃一英國公教熱心之人。

本國之部

○直隸 天津望海樓所出之廣益錄。現已改爲廣益報。仍每星期出版

一次。其宣言書有云。近日我教稍有知識之人。僉以擴充公教報爲當今急務。本社對於公教報之擴充。固日夕禱祝。而於擴充之議。尤極端贊成。惟同人等之意見。公教人宜多組織專門宗旨之報。如學報、道理報、公教雜誌、兒童報、婦女報等。各抱惟一之宗旨。以期達於完全。此本報等所禱祝贊成者也。若其不然。甲出一報。乙出一報。其宗旨大致相同也。丙出一報。丁出一報。其內容彼此彷彿也。無專門之宗旨。無唯一之方針。報雖多。而報之銷路不能推廣。以其互相競爭而交

爲阻碍也。報雖多，而閱報之知識不能增多。以其互相雷同而千人一面也。然則公教報亦何貴乎多哉。云云。此數語，可謂深切時病。慨乎言之矣。○天津西于莊本新開教之區。去年春間。該莊會長盛祿、張國勝、劉玉成。始聯合本莊紳商各界。將公地一段。獻於天主堂。作爲公所學校之用。杜大司牧又允准撥款建屋。七月間落成。當由該會長等招募學生。不分民教。一律收納。並由雷楊二司鐸選派教員。開課教授。爲日無多。而成效卓著。合莊紳商。感激無地。地方各警察署。亦因民教相安。皆該會長等維持之功。爰公送匾額兩方。一頌揚雷楊二司鐸者。其文曰：頌聲遠播。一頌揚會長者。文曰：德重鄉閭。十二月十六日。紳商等二百餘人。恭送懸掛。是日也。懸燈結彩。裝飾極爲燦爛。午後二時開會。首由紳商代表鄭君登臺讚頌二司鐸德政。及會長之勞績。繼由楊大司鐸登臺答謝。至六句鐘閉會。復設席以饌之。始散。○奉天 靠山屯潘君洪永來函云。今秋天津開全國公教進行大會。鄙人愧爲代表。濫竽其間。迨自津旋歸。隨卽開秋季通常全體大會一星期。請外教鄰屯父老兄弟。來會參觀。並宣布無論男婦老少。村農牧暨軍警商學。均許來會參觀。設有旁聽席次。並薄備酒筵。聯絡感情。至開會時。來會參觀者。達千餘人之譜。今番開會。無甚要事可議。不過將天津大會情況。向會員及隣屯父老兄弟言之。所議題目。一議組織女子進行會。經衆表決。暫時由男子進行會提倡創辦。維持補助。一議今夏因天旱求雨。許修聖母露德山一切款項。經衆議決。無論花銷多寡。概由進行會担任。俟後工程告竣。有熱心教友解囊相助。

者更屬可嘉。一議做會今春開成立會時。議決創設初等女子小學校一處。擬招一班。以四十人爲限。原議上學期開學。嗣因校舍未修完善。延至暑假後始行開學。今春稟明本邑縣知事。業蒙批准立案。仍照教育部定章授課。所聘教習郭靜筠君。亦係公教人。畢業於女子師範者。品端學粹。頗堪勝任。開學雖無多日。近觀一班學生。舉動行爲。頗有文明氣象。因於此番開會。又議定明年續招初等女生一班。仍以四十人爲限。議畢散會。○湖北三官殿王君樹棠來函云。三官殿係一小鎮。居均光二縣之間。地處偏僻。風氣閉塞。愚頑無知者勿論。卽間有文人學士。亦素著迷信。不惟無一教民。而且不知天主教之謂何。自客秋老河口北堂劉司鐸舜琴（河南南陽人）辱臨做鎮。暫租市房一所。百方勸導。始有教友十餘家。繼有百餘家。而劉司鐸婆心苦口。不辭艱辛。做鎮之四方。周遊殆徧。此地人民。始得沾被教化。未越年。教友驟至三百餘家。迨至今年春初。受洗者卽有數十名。且極熱心。劉司鐸見教友踴躍。更推其振聾啟聵之熱忱。當就堂內附設一小學校。以課教內外子弟。復提倡公教進行會。頒發會章。大開演說。洋洋數千言。大致爲聯絡勸導。廣揚聖教。增進純全道德。教外之人。亦准入會。意在得以藉觀聖教真理。兼可共謀慈善事業。聞者無不稱善。爲時不久。內外歡欣入會者。不下四百餘名。周團紳董。皆入此會。而劉司鐸復租市房一座。大加整修。經營月餘。功始告竣。欄閣墻垣。煥然一新。因訂於陽曆十二月十二號。開成立大會。先期劉司鐸請畢大司牧蒞臨。兼爲巡閱教務。該鎮團勇。均荷軍裝。及教內教外紳商士民。

一體往迎。旗傘遮天。鑼鼓爆竹之聲。直達雲霄。滿街張燈結彩。用表歡迎。堂內亦然。各門又懸松柏花球。大廳外復紮青柏彩獅一對。環列左右。五色國旗。臨風飄揚。是日也。天朗氣爽。會所前後。咸有官兵晝夜輪班護衛。男女來觀者。三四千名之多。人山人海。填街塞巷。其踴躍熱鬧之况。誠不勝記也。駐紮老河口之趙團長。均縣孫知事。及劉連長。本鎮張連長等。俱不辭跋涉之苦。躬親致賀。惟光化縣方知事。奉鄂省兩府電。令往魏集會哨。未得親臨。然亦來函道喜。其餘地方士紳。紛紛贈送對聯花爆。劉司鐸皆一一握手。延入客廳。始款以茶點。繼設豐盛筵席。以享嘉賓。宴畢。劉司鐸敦請畢。大司牧與來賓等環坐客廳。各會友亦齊集。劉司鐸謂此會照章固應投票選舉。但風氣初開。大牛不知各職員之任務。恐投票不得其人。不如從權推舉。衆會友以爲何如。衆皆舉手稱善。當推王君國齊爲正會長。陳君天榮爲副會長。王君熙會爲評議長。及諸職員等。一一推舉畢。首由畢大司牧演說。繼由監督劉公演說。畧謂天主教爲天下萬國之教。非一省一國之教。故人人皆當有進教之義務。今公教得進行會。團體愈堅。廣揚愈速。會長及各職員。其各勉盡義務。和衷共濟。專以愛主救靈爲前提。天主必然默佑。助我等之不逮。種種慈善事業。亦可次第舉行云云。復由孫知事趙團長及他職員相繼演說。畢。至客廳前之空院。環坐攝影。盡歡而散。推此以觀。將來教務之發達。不難翹首而觀。拭目而俟矣。○四川 川東聖心女修院。由法國德司鐸所創。其宗旨在培植修女。以助幫聖會。除教授女教友道理外。兼及一切女工婦德。以養成奉

教家庭之完全教育。此院自創辦至今。已數易寒暑。成效漸著。各縣貞女入會者。頗不乏人。所恨舊有房屋。爲數無多。難資展布。川東舒大司牧。因將前日法文學堂。大加推廣。改築修院。鳩工庀材。大費周章。刻已落成。去年陽曆十二月十二日。行祝聖禮。德司鐸邀請本城附近中西司鐸十餘位。以襄盛禮。是日午前。由舒大司牧主禮。先聖經堂。後聖全院。各司鐸齊唱聖神天主祈臨降之章。及諸聖禱文。午後。聖體降福。仁愛會西國修女數位。領女學生數十人。前來與禮。頗極一時之盛云。(錄崇實報) ○山西 河曲縣地處晉邊。風氣不開。天主教理。向來聞者甚稀。今有傳教士張君希懋。學理深純。人格高尚。於民國二年至河。在城內建堂傳教。頗具熱心。河曲舊有溺女惡習。自張君至後。陸續收養。保全不少。以故人皆敬佩之。上年陽曆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張君本名瞻禮。官紳商各界。遂爲之高懸匾額。大書愛人如己四字。鼓樂喧天。觀者如堵。張君設謙款之宴。畢先由常知事鑑堂對衆演說。復由營長張君漢捷。殺虎口稅局長沈君蔣君等相繼演說。聽者鼓掌不絕。(錄廣益報) ○山東 煙台公教進行會代表。由天津大會回煙後。卽開會報告一切。會友聞之。無不歡忻悅服。上年十一月首主日。開職員會。公議設立小學校一處。已蒙楊大司鐸轉稟主教。主教甚爲贊成。惟財政不敷。碍難卽行開辦。因於至聖無原罪瞻禮。又開勸捐會一次。集款頗有可觀。現定於民國四年。就宣講所後院招生開學云。(錄廣益報) ○江蘇 海門縣知事王君紹曾蒞任以來。對於學務。頗爲注意。今於陽曆一月元旦日。王君往本境各學校道。

賀新禧。藉資參觀。繼至茅家鎮天主堂拜賀年節。祿總司鐸延入官廳。款以茶點。並導覽聖類思學校。學生整隊歡迎。行鞠躬禮。王君見而色喜。叙談片刻。即行回署。閱日。由校中備函致謝。并贈軍隊旅行等照片。遂蒙復函曰。前登貴校。仰觀良規。頃展瑤緘。兼承玉照。羨大君子精神充足。施教有方。誇諸後生形式整齊。沐恩無量。聰明冰雪。洵多出類之才。際會風雲。更進入思之業。此日菁莪造就。無煩夏楚之威。他時桃李栽成。藉慰春沂之望。蒙頌尺幅。留紀念以珍藏。祇寄寸箋。作銘心之欽佩。此覆。敬頌道安。並賀新禧。不一云云。○上海朱志堯君所辦之求新鐵廠。出品精美。足與泰西各廠相頡頏。且外人往該廠定造機件引擎等物。亦屬不少。農商部以該廠成績優美。倘能日臻完備。不特可挽回利權。且可為各廠之模範。是以呈奉大總統批准。頒給獎勵匾額。以示嘉獎。而資激勸云。又陸君伯鴻。以此次經募內國公債出力。經財政部呈請大總統。給予六等嘉禾章。以示優異云。○十二月廿五日。耶穌聖誕瞻禮。上海公教進行會函請在滬紳商學界。開宗教研究會。是日下午二時後。來賓如孟君蕊。孫陸君崧。侯孫君小。張君伯初。臧君廉。遜張君逸。槎黃君韜。之葉君桐。叔沈君信。卿郁君屏。翰袁君希。濤莫君子經。吳君懷。次宋君漢。章等六十餘人。前後蒞止。鐘鳴三下。會長陸伯鴻君肅來賓。到大堂觀聖體降福禮畢。到會所三層樓上開會。首由陸君伯鴻宣佈開會宗旨。大約謂今日耶穌聖誕瞻禮。為紀念耶穌降生於世。救贖我人之第一日。要知耶穌所救贖者。不止我儕教友。凡為人類。咸在其內。故本會同人邀請諸君同

近事

本國之部

來研究此救贖問題。按古史原祖犯命後。其罪遺及子孫。常爲天主之仇敵。魔鬼之奴隸。因天主仁慈。愛人至極。特遣聖子降生爲人。代行贖罪。由魔鬼手中救出。復爲天主子。此救贖之概論也。惟諸君有未入天主教者。雖經耶穌救贖。未得其功效。仍在魔鬼手下。故望將此救贖問題。細爲研究。則由研究而明曉而信奉。將來同歸一棧。庶不負耶穌救贖之恩矣。次來賓吳懷疚先生演說曰。人非聖賢。誰能無過。苟有過。不能不用一種範圍以改過自新。夫範圍有二。一在形式上的。一在道德上的。今先論形式上的範圍。幼時在家。受父母之範圍。稍長入學。受師長之範圍。壯年用世。受社會之範圍。然父母之教養。師長之督責。朋友之規勸。僅能範圍其外。不能範圍其內。誰謂父母不樂有賢兒子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父母之範圍。近而有限也。孔子稱至聖先師。試問三千七十之中。得意門生。能有幾人。師長之範圍。遠而不及也。至論社會之範圍。偶爾相聚。既不及父母之親切。以友輔仁。又不如師長之嚴密。而况社會名稱。向付闕如。家族思想。甚形發達。凡有家室者。莫不冀五世同堂。一家團聚。課子弟則家設一塾焉。思祖考則宗設一祠焉。讀書之人。往往以修身齊家。即可治國。中間脫落社會一層。故地方公益。自治制度。不甚留意。不肯兼顧也。今中華民國召集國會。恢復自治。即在目前。似社會機關。既經設立。而社會主義。將見暢行。但目下一般社會上。人好殺如故。爭權爭利。又如故。所稱爲偉人者。實立憲國之大罪人也。此等惡習。非勢力範圍所能及。惟有真宗教真道德。可以補救人心。惜中國向無宗教。卽如儒教。奉

孔子爲宗教。然孔子非宗教家。祇哲學家耳。又如佛。教道。教。各道其道。於道德上不甚圓滿。鄙人於宗教學上。未得要領。不敢指定某教爲真宗教。惟見真宗教之於社會。極有關係。宛如車輪之幅。必輾於轂。然後可以應用。請諸君共研究之。次莫子經先生演說曰。有精神之形式。爲真形式。見其形式。卽見其精神。鄙人前見安老院中。房屋之清潔。看護之周到。乃知貴教修女之真精神。故新普育堂現請貴教修女爲看護。卽該堂主任陸君伯鴻。作事處處見精神。恐非貴教中人。不能有此真形式。諸君開會研究宗教。對於宗教之精神之形式。望加意云。次凌霞閣司鐸演說曰。諸君在此研究宗教。鄙人不勝欣喜。蓋鄙人以傳教爲己任者三十餘年。從未見有研究宗教如諸君之懇切樂羣者。惟諸君在此研究。恐諸君心中各有一層障礙。卽人常言天主教不敬祖宗。數典而忘其祖。惡乎可哉。豈知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有道德之真宗教。有精神之真宗教。有真形式之真宗教。豈無敬祖之道德之精神之真形式哉。天主十誡。前三誡爲奉事天主之條例。第四誡卽爲孝敬父母之命令。天主教詮釋孝敬二字曰。父母在世。奉養尊敬順命焉。死後殯葬其軀體。終其身爲父母誦經獻祭。以拯拔其靈魂。每見教友人家有追思已亡摺。將其祖宗聖名忌辰。悉行註明。以便隨時記念。天主教中又定每星期一。專爲已亡煉獄靈魂求主。每年陽曆十一月。爲追思已亡月。特勸教友追念先人。爲彼求主。故天主教之追遠。真追思極遠也。况所謂慎終者。亦極鄭重。父母病危。卽請神父行終傅禮。赦其夙愆。減其困苦。並請同教人到家爲之誦經。助其

善終。既死之後。請神父行彌撒大祭。追思大禮。請同教人在家爲之求主。早賜升天。並分發通功單。請遠近同教之人。同行祈禱。故天主教中。助善終有經文。追思已亡有經文。是天主教之敬祖宗。不特敬其軀體。尤且敬其靈魂。故請諸君先研究此天主教敬祖一層。最後朱君志堯演說曰。天下之最難者。統一二字。光復以來。已屆三年。若云統一。尙難驟臻。此諸君所共見者。今天主教爲天下萬國之教。國政既不。一。人種又各異。而天主教中所講之道理。所守之規誡。所行之聖事。所奉之教皇。則合萬國人民而猶如一身。是爲天主教之特色。天主教之奇異。非天主所默佑。曷克臻此。故只此至一二字。已足見天主教爲真宗教矣。請諸君研究之。閉會後。茶讌而散。○本滙啟明女學。自開辦至今。成績卓著。久爲人所稱美。刻屆十週紀念。該校女長因於陽曆正月九日。舉行游藝會。先期函請本埠官紳及女界女學生等。前來參觀。是日午後二時半。上海縣現知事沈君寶昌。前知事吳君懷疚等。共十餘人。先後戾止。女賓共有六七百人。屆時開幕。目次如下。

(一)比亞撓二人合奏。(二)法文小劇。劇名曰四季神。(何神得爲王后)劇中人物一。施福之女神。二。小僮。三。春夏秋冬四神。(三)比亞撓一人獨奏。(四)數學四則。中文之小兒問答。(五)花圈體操。(六)胡琴。(七)英文歌。(八)比亞撓一人獨奏。(九)報告本校十年內之成績。(十)英文演劇。劇名曰白夫人。本爲法文著名之劇本。而譯以英文者也。第一幕。英國愛高斯之農家。愛高斯地方某農家。適在預備大慶。有一會受法國教育之青年女子。名善拗爾。齊耐者。隻身而

來訪尋舊宅。農家皆歡迎之。併訴說彼之等種種苦况。明日有阿物耐爾邸第之舊女管事欲購此邸。蓋以此邸第之主人與其小女兒因事充軍在外故欲賣去此邸也。如白夫人不出而阻止。事必可成。語次且及白夫人之仁慈。農女亦深信白夫人為神。有祥你者亦農家女也。自言接得白夫人手書。命其往邸中談話。懼不敢去。善拗爾齊耐乃慰之曰。我不信神鬼。亦弗懼者。我為汝去。第二幕 阿物耐爾邸中。老女傭買爾茄來脫與雅納語。雅納者亦青年女子。乃邸中舊主人所撫養成者。雅納謂買爾茄來脫曰。我在法國曾遇見主人之女。如里愛納阿物耐爾。渠聞之。必出重價爭購。此邸第將仍為老恩人之女兒所得。是夕善拗爾齊耐即在此投宿。夜中一人獨居時。徬徨室中。忽憶幼時曾見此房。於是白夫人即發現。命渠仍買此邸第。併語以真正之姓名。第三幕 拍賣。拍賣時。眾人齊集農家所出之價。皆不能敵茄浮松之鉅。於是善拗爾齊耐出。愿出重價。在茄浮松之上。此宅遂為其所得。白夫人隨又發現。且謂之曰。爾即如里愛納阿物耐爾公爵之女也。隨出一小匣。置於善拗爾齊耐足下。蓋公爵所遺家產悉在其中也。善拗爾齊耐乃揭去白夫人面幕。諦視之。則所謂白夫人者。非他。即雅納是也。蓋雅納受舊主撫養。故以忠心及感恩心。報答其舊主人。而挽回將失之家產。以還之於女公子也。演畢。眾皆拍手不止。旋歛來賓。以茶點而散。已五下三刻矣。

外國之部

○意國 路透電云。各交戰國擬各派專使。與羅馬教皇會議。互換俘虜。

近事 ... 本國之部

之辦法。刻方開始談判。又日本大阪朝日新聞云。教皇嘗對人曰。余所提議俘虜交換目的。雖未達。然負傷不能出戰之俘虜。交換一層。尚非無望。余於公人個人各方。凡可資和平者。無不盡力。雖皆遭失敗。然余之勇氣。不因此而失。必繼續努力。總望和平確立云。○路透倫敦電云。德軍在比國拘捕馬利納總主教。樞機梅爾雪公。羅瑪教皇聞之。大爲震駭。不意德軍竟有此種舉動。教皇又接比皇來電。反對德國此舉。謂大主教不畏強禦。宣佈真理。証實正道之權利。使世界咸知公道。其行爲之高尙。可使昔賢不能專美於前。至可欽佩云云。○路透電云。自安柯拉至拉泊爾間。曾遭劇烈之地震。內有多處。死傷者自六人至二十人不等。聞亞圭拉省（意國中央）之亞凡柴洛已毀。居民數千人。皆罹禍。羅瑪聖若望拉特蘭教堂。屋面之聖保祿石像。高二十英尺。墮於教堂塔上。成爲齏粉。又十四日電云。亞凡柴洛死者八千人。傷者千人。羅瑪教皇宮殿亦稍受損。聖伯多祿大教堂玻璃窗。碎者數百面。該屋則未受損。各省罹災人數。皆較預報者爲多。又電云。亞凡柴洛完全震毀。四鄉亦破壞不堪。得救者僅八百人。中有受傷者甚多。意王躬蒞災區巡閱。現恐波東柴亦遭巨厄。因該處交通已完全斷絕也。又云。今查因地震而死者。共有一萬二千人。受傷者共有二萬人。教皇躬臨桑台拉太醫院。慰問地震受傷之人。按羅瑪教皇自一千八百七十年後。此爲第一次離宮也。十五日電云。意王登極以來。意大利數遭地震。王輒躬臨巡閱。據謂此次災厄。甚至重於一千九百零八年美西拉一次。蓋亞凡柴洛居民。生者僅百

分之三。美西拉生者約百分之三十。此次地震之劇烈。實從來所未有。○教皇本篤被簡之日。教皇之母。年已八十有零。在家用膳。忽有人遞到緊急電文。告以其子被簡爲教皇之喜信。教皇之母聞之。立即淚流滿頰。面容大變。噤口默然。幾不省人事。旁人齊來勸慰。謂如此喜信。汝於暮年得之。誠可樂也。於是教皇之母。節樂而告人曰。請衆代爲我感謝天主。賜我暮年未亡之前。得見如此大福。於是命衆人同進聖堂。感謝天主。邨人聞之。果悉入堂謝主。當日教皇之母。頒賜貧人佛郎五千枚。以誌慶樂。翌日。即起程向羅馬。進發。得見己子登極之盛。未幾。合家盡到羅馬。共瞻加冕大禮。○法國路透電云。法國駐英大使。已發出德軍轟毀倫斯教堂之文件。德軍謂法國會以教堂爲軍用。法國絕對否認此說。法軍不獨未以教堂爲軍事之用。且在教堂上懸掛紅十字旗。並在教堂中設立醫院。德軍於佔據城鎮時。輒以教堂爲瞭望偵察之用。而退走時。則以重炮轟毀之。德國狄斯將軍在古格報曾承認法國所言之確實。並謂無論歷史上何等建築品。凡有碍於德國行軍之計畫者。則將予以同一之待遇云云。○教皇本篤十五於去年十月十二日。命國務卿秘書處傳諭於黎翁城主。日罷工會會長。畧云。教皇本篤十五接貴會代表慶祝教皇登極之奏詞。後。教皇聖心大悅。傳旨褒獎汝等。感謝汝等傾向宗座。葵誠於貴國急難之秋。爲勉勵撫慰汝等。特行降福。汝等云云。○十一月十三日。巴黎聖母大堂開追悼法國及聯軍陣亡之將士大會。大堂正門。圍以黑彩。上裝法國共和國字樣。及軍士榮譽勳章等物。堂內祭台上。全繞

大黑布。懸白色十字一幅。繡辣丁文。永光照之四字。正祭台上。豎法國國旗。旁有俄國英國比國塞國等國旗。法國大總統特遣代表到會。各部總長皆有座位。聯軍國星使莫不到堂與禮。本國參議院及衆議院議員到者甚衆。國民瞻視者。幾無容足地。總主教亞梅德公由寶座上與祭司鐸領袖主教奪拉熱公行彌撒大祭。彌撒畢。亞梅德公降自寶座。親至大總統代表前俯首致敬。當衆宣講本日開追悼會之宗旨。引用聖經之言曰。汝曹不可作彼等失望者之哭泣。末云。我軍士所流之血。在天主前籲禱轉求。使天主赦我國民之罪惡。漸有必得戰勝之希望。演說畢。亞梅德公卽繼行追思大禮。衆人與禮者。莫不怦然動心。○巴黎總主教接北方亞辣城主教來函。內云。自十月一日至今。晝夜炮聲隆隆不絕。鎗聲幾如鞭炮聲之循環。從未停止。余執筆書此信時。此等鎗炮聲。仍絡繹不絕。德人之離我城門。僅三四基勞邁當耳。約中國六七里。最近時。僅二基勞邁當。三二里。德人之轟毀我城者。至再至三矣。十月三十日。此爲第六次轟城之轟城。一炮彈中某聖堂。又一炮彈落在安老院之上。斃老人三十五名。傷者十七名。余屬下之聖堂。除一聖堂未受損傷之外。其餘聖堂。一概燬敗。不能行禮矣。惟亞爾騰之聖母大堂。除玻璃窗盡破外。尙無大害。所謂玻璃窗。亞辣城中不能再見矣。城中四百餘座房屋。業已化作灰燼。或牆倒壁頽。不堪寓目。昔日之大小街道。竟不能認識指明。余之常駐大堂。吃過二十餘炮彈。頂上穿穴數處。兩旁小堂。有已倒者。有將倒未倒者。堂面岌岌可危。總之到處盡爲敗垣破屋。此亞辣

城之現象也。某瞻禮七。余巡查城內災民。見有數處尚有人居。男女工人。早已逃亡在外。不知去向。我等目下居房屋之下層地窖內。余見災民等未逃亡者。男女雜處。實屬可憐。○某兵致書於家人曰。九月初七日。我軍退走時。我兄保祿。及余皆受大傷。同倒在戰場。奄奄垂斃。幸二人促膝近身。稍有安慰。余之傷稍輕。本可設法逃命。然見我兄倒地後。兀然不動。我即立志不再離彼。以便照應一切。同時切望紅十字會救傷隊來救余二人之命。余之四周。死者傷者。不可勝數。待至久而又久。天已黑暗。最可驚心者。忽聞德人逼近我營。是時我兄稍醒。余決意暗中狼狽相倚。欲出險逃命。不願落入敵人之手。以作俘虜。乘黑夜無光。二人匍匐偕行。惜遲遲如龜步。欲速不達。心急如焚。忽聞敵人離我輩僅有五百邁當之遠。(半里餘)我想臨終之時已到。萬不能脫險矣。敵人至後。見我等並無軍械。將槍柄挑起我等。巡視再三。幸無人賜我等嘗其鎗鋒攢刺之味。否則腹破腸裂。必斃於鎗頭之下矣。卒乃棄我等二人而去。如是全夜置我等於垂死之場。敵人過路。恐有數千之多。過者大抵以鎗柄挑撥我等。汝等可料想我等當日之心膽俱裂矣。我等是時身患寒熱。熱度甚高。口渴難忍。竟敢向敵人索飲。而敵人誰肯憐我等耶。未幾黑夜已過。東方漸白。敵人軍隊亦已杳如矣。我等想臥在該場終非幸事。於是又擬逃命。向我軍之壕溝進行。我軍之壕溝離我等不遠。僅數百邁當而已。我等千謹萬慎。復匍匐前行。將近我軍壕溝。僅離五十邁當。忽為前面近來之一德人偵覺。見我等身有微動。彼近至我等前相離十五邁當。舉鎗正對

我等礮然二聲。第一彈落在我手之旁。其第二彈發出後。聞我兄大叫一聲。阿唷不好了。喊畢。卽不能發言。然微聲告余曰。汝速奔避。余必死於此地矣。彼又向余索飲。然余無滴水以供其欲。甚可嘆也。十分鐘以後。彼已絕氣歸天。我仍決意不離其屍。晝則倒臥作偽死狀。夜則乘敵不見。勉強尋到我軍壕內。藏伏四日之久。不飲不食。迨我軍隊救傷者。覓得我時。我已被裹入布幅中。作爲垂斃之人矣。幸目下業已痊愈。不日復可前往。爲我兄保祿復仇矣。○瑪爾納大戰時。法兵某不幸中彈。遂口出怨聲。咒罵天主。旁有一兵禁之曰。此時何時。汝敢咒罵天主乎。此時正宜公行祈禱爲上策也。於是傷兵中有一人高聲誦耶穌聖心禱文。其初應矜憐我等者。僅一二人。繼而三人十人三十餘人。皆公答禱文應語矣。耶穌聖心爲天主之宮。上天之門。忽三炮落於祈禱者之中。衆人答曰。矜憐我等。耶穌聖心爲臨終賴爾者之仰望。衆人答曰。矜憐我等。噫。法軍今信德及其果勇。誠不可及矣。○比國洛汶城大學院教習馬英君。於德人佔據該城及屠城時。曾目見當日情形。據云。德人執鎗巡城者。有一千餘名。城內炮燬之室。有一千六百餘座。大學院及其大藏書樓。一律化作灰燼。內藏書有二十萬卷之富。○比王本名慶日。教皇發電賀之。○土耳其上海某西報云。此次羅馬教皇所派專使。親携國書。覲見土皇。並未由駐土法使介紹。而土皇召見之。此爲第一次僅見之事。想土耳其不久將派大使往駐羅馬矣。○土國與俄英法開戰以來。大施暴虐行爲。聞近日西利亞地方之法國英國俄國等所有之教堂房

屋等。土國政府攬爲國有。作爲駐紮軍隊之用。其傳教士及教友等。一律驅逐出境。俄英法三國之人。一概不能入境。至則必加以羈禁。噫。戰禍之兇劇。延及司鐸平民等。有如此者。○德國。新歲羅瑪。教皇電請德帝。將所禁之俘囚。擇其不能再行出戰者。與他國交換回國。德帝已認可。○俄國。據來姆堡消息。俄人令天主教民數百人。逼入希臘教。○日本。日本擬於羅瑪。教皇府內。設外交代表一員。

雜著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林下愚人來稿

全能天主造生天地萬物。原爲保存養育吾人。俾吾人有日用糧。且觀萬物之奇奇妙妙。使吾人讚美天主之全能。感謝天主之大恩。是萬物皆能引吾人敬主愛主也。最可奇者。物類中有不惟引吾敬主愛主。且若勉強吾歸向天主者。北京北堂左戶之外。原有西洋槐樹數株。高僅四五丈。余居於林左。每日下午五句半鐘。即聞有鳥鳴於樹上。啓窗視之。乃家雀也。則見來自四方。三五成羣。集於樹上。鳥雖多而聲無幾。至六點大堂打鐘。誦三鐘經。雀亦忽然齊唱。其未至者。皆忙然四至。若悔其遲者。然其數以數千計。其音唧唧。不覺令余心驚神馳。吾知其來此齊鳴。特爲感天主。今日所賜伊等之大恩也。一日之間。鳥中折翼傷足被難者。不知凡幾。而彼等幸獲保全。是皆天主之大恩。彼等特來致謝耳。吾猶恐此鳥係天主遣來。使鳴於樹上。今吾知禽鳥猶知感恩。吾人當若何矣。故於其鳴時。余每跪於窗前。與彼等同禱。讚誦天主無窮大恩。而驚異天主之全能。

雜著 …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使雀鳥猶知朝夕來誦主。余每爲之心動淚下。愧吾人猶不及雀也。尤奇者。方其鳴時。設有人行於林下。擊手驚之。則其聲立止。俄而復鳴。嗚呼。吾人祈禱之際。雜念往來。而不知謹慎。以此比之。可不愧乎。鳥之被驚。猶吾人分心也。然鳥雖驚而立卽復鳴。吾人分心。則雖已自覺。而猶不自戒。是不如鳥矣。惜哉。且其羣聚而鳴。有三刻之久。而吾等誦經默想之時。一刻工夫。已煩然無味。鳥鳴三刻。其音不間。余於一刻默想。不知困睡幾分。嗚呼。惜哉。余誠不如鳥矣。書此奇聞之事。奉勸我信友同人。當如何稱誦讚美天主全能。彼無靈之雀。猶知謝主鴻恩。讚揚主榮。而我有明之人。且諸物俱引我敬主愛主。而我竟日負主恩。不知感謝。是不如鳥多矣。豈可不因羞愧而自勉於事主救靈之大事歟。

小說 碧血夢

伊人

一 法蘭西境內某處。有一人家。焉。窄地三弓。景頗不惡。其間另闢一室。精雅特甚。電瓶電匣。紛陳几案。室中裝飾絕奇。特狀似古學士之製造。黃金然一人頭已禿。腦後數莖髮長而且曲。隨風披拂。宛如開屏之孔雀。其頭時時搖動。兩手則忽左忽右。無一刻暇。伊何人。伊何人。卽會入格致博物等。各學會之碧血先生。時正在試驗室中。試驗化學也。碧血君拍案狂呼曰。得之矣。得之矣。既收效於蛙身。寧不能收效於人身。蓋蛙者人之小影。

也達爾文以人爲猴變我則曰人者蛙之進化也蛙喜水人亦喜沐浴蛙能跳躍人亦能手足運動其他種種習慣能發見遠祖之遺傳性者多至不可勝數今且勿論
 幸矣我得一新氣質矣無以名之名曰阿奈斯斗齊格此氣功用特異人一嗅之能立失知覺能一睡至五年十年二十年最奇者此鼯睡期間不飲不食不費精神腦力於吾人之生活年度了無妨害不審唯是吾人若有不快時可如法試驗迨黑甜一枕則病者起矣老者變爲青年矣世界更新矣國家亦改玉改步矣試以法國喻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王黨得勢民主黨心中豈不曰惡魔已出將受二十年之苦痛乎假令能行吾法此等恐怖時代悉可不聞不見至摩摩倦眼而如花如錦之新民國出現矣
 碧血言至此忽回其首目睜睜視電瓶其氣縷縷上騰直入鼻觀奇癢不已連作三十二鼯嚏時正兀坐椅上抬身欲起忽不能動若有吸力者然碧血喃喃自語曰噫豈藥力所至歟然則如何

二

碧血爲人乃一極端唯物派與思想自由黨聯合思想自由黨者凡得勢時欲人與彼有一般之思想不從命者罰或驅逐其出黨其宗旨若此碧血籍隸社會黨資格極老列候補議員之數而有黨魁希望者詎知選舉失敗議員一席爲無政府黨攬去自此以後碧血之性質益奇怪不可

狀一變而爲均產主義黨力倡平等之說所謂自由也同胞也則別有見解已軼出範圍矣（按無政府均產黨等皆社會黨也不過派別各異耳）閱者諸君須知上述數語與碧血至有關係欲知彼靈魂上心理不得不述彼之歷史唯靈魂二字彼平日所不信故吾舍靈魂而言心理

三

碧血於模糊間忽覩一極大村莊村中之屋宇同一建築式屋頂悉紅如牛血門戶之大小窗櫺之多寡無不一律屋後各闢一小園園各圍以短籬園中植同類之菜放一色之花路上行人如織悉皆蜷曲其鬚鬢其髮巍峨其帽上黑下灰其衣服粹然相遇未有不驚日詫者

碧血見一人過亟脫帽爲禮

問曰國民此何地何奇怪若此

其人曰爾誠少見多怪爾知此爲平等城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三號乎

碧血曰平等城乎

曰然

曰何爲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三號

其人仰天大笑曰爾得無瘋乎爾來自何地爾不知法蘭西全境分爲三萬八千區一律名

爲平等城乎？爾豈不知平等城中人民已無貴賤貧富之階級乎？
碧血曰：呵！我懷抱之理想果已實現乎？世界果有平等之日乎？國民！吾有最後一言，今何世紀？

曰：二千零十二年。

碧血作驚異色曰：嗟，二千零十二年！善哉善哉！我已高臥一百年矣。朋友，爾知我始眠時是歪利愛爾爲總統否？

曰：我不識其人。

碧血曰：爾豈不知法國歷史上有歪利愛爾爲總統者乎？

其人曰：頃年代已久，一時不能記憶矣。

碧血此時極願知一世紀中之法國情形，乃其人忽忽而去。

碧血亟呼曰：朋友，我更有一言，爾是否急於工作？

其人兩肩一聳曰：工作？此二字消滅久矣！爾誠瘋人！

四

碧血獨坐階石上，默然不語，心忖吾真在理想城矣。一千九百十年時，吾友查來斯曾研究此問題，詎知進步之速出人意料，曩所求而不得者，今果出現於眼前矣。奇哉美哉，此完全平等之理。

想村也！

驕陽如火。炎威逼人。碧血獨坐久之。覺熱氣蒸蒸。殊不可耐。

乃一人自言自語曰。此又是不平等事。石上之日光。不應牛有牛。無如夏日之可畏。當如冬日之

可愛。不應一溫一熱。咄咄駝子來矣？

碧血言時。果有一侏儒。聳其背。偃其形。蹣跚而至。

碧血曰。國民好。

駝子曰。爾好。爾自何來？爾之衣服。乃違背法律。違背我等平等主義。豈來自未開化之國乎？

碧血發其謙遜之狀。答曰。請爾息怒。爾以我爲月中人可也！

駝子曰。爲狀却彷彿相似！

碧血曰。請爾見告。爾等是否實行平等。如二十世紀人所鑿空冥想者？

曰。然。我等之家產。之權利。之階級。全國一致。絕無軒輊。

碧血曰。家產果平等乎？

曰。然。政府定例。越八日。必均分一次。一千九百七十五年。爲第一次大公分舉。全國富人之產業。

融洽於一鑪。然後平均分擘。每人得一萬法郎。於是富者不富。貧者不貧矣。

碧血曰。若是其多乎？竟得一萬法郎。

駝子曰。豈知一星期後經濟學家實地調查仍回復不平等之現狀矣。
碧血曰。信乎？

曰。確實不誣。自人人得此一萬法郎後。消費於飲博者有之。埋藏於地窖者有之。居積以弋什一之利者有之。私運出境以爲各種營業者有之。未及八日。或一錢不名。或挾有三萬至四萬法郎。平等二字。已消滅於子虛烏有之鄉矣。

碧血曰。然則奈何？

曰。政府不得已。復劫富以濟貧。君試思之。此輩無賴子。審知樽節。一轉瞬間。又囊空如洗矣。竊盜爭鬥。層見迭出。政府計無所出。恒以富者上斷頭臺。而剖其貲財。以博窮人歡。於是人皆飽食嬉游。終日不作一事。蓋作事必得值得。值得則致富。富則立犯死刑也。

碧血曰。一事不作。將奈何？

曰。政府命殖民地之黑人爲之。

碧血曰。田產如何？

曰。完全國有矣。

碧血曰。善哉。善哉！

駝子曰。在前世紀時。國民納稅。政府今則政府納稅。國民每日晨起。一人能得二法郎。

小說

碧血夢

碧血曰：善哉。雖然，法國三十六兆人，人得二法郎，日需七十二兆法郎，統一年計之三百六十五

日，需二十七億七百四十兆法郎，政府焉得此鉅款？

曰：尋常事耳。此二法郎者，得之政府，仍還之政府，食物也，房屋賃金也，悉公家專利，私人不能享

有政府於此，猶以左手交右手，輕而易舉，何難之有？

碧血曰：此法敏甚妙！唯政府則永無富足日矣。

駝子曰：然政府不得已，仍蹈前世紀覆轍，借外債以彌補之，上月又輸入二億法郎。

碧血曰：豈久假不歸乎？

駝子曰：惡是何言！不借則已，借則負債一方面，當然盡償還之義務，在一千九百十一年時，國

中有一二富人，則重征產業稅以困之，不問其能擔負否也。今則富人絕跡矣，遇履行債務時，唯

以殖民地為抵當品而已。若阿爾才、西若馬達加斯加、若東京、洛薩等等，悉入他國版圖矣。碩果

僅存者，唯各大買入耳。然聞已立有契約，代價為五百兆法郎，有此大宗進款，得苟延殘喘，不然

今歲政府必宣告破產矣。

碧血曰：爾所言益令我大惑不解。雖然，平等與不平等，爾以為孰善？孰為國利民福？

駝子曰：此另一問題。吾謂平等二字，毫無實據。不然，我何為若是言至此？駝子忽怒形於色，勃勃

不可遏。曰：君試思之，同一人類耳，我凸其背，爾蟠其腹，非明明不平等何？爾囊有餘錢，我脫手一

擲二法郎已不翼飛去至今尙飢腸轆轤也又非不平等何？
碧血聞之發其溫和之詞曰然我尙有銀幣數枚極願予爾一飽請爾告我以果腹處？ 未完

中外大事表 (凡事發生之日以載於各報者爲憑)

十二月二十一日文官秩序分三期辦理先特任簡任次荐任再次委任

廿二日大總統親詣天壇舉行祭天大典 北京稽查長王天縱奉諭改名建忠 英皇召見中國新公使施肇基及舊使劉玉麟

廿四日中美仲裁條約已簽字 蒙古王公按照年班來京 觀見總統 葡萄牙聯合黨衆議員二十五人因抗拒葡國加入戰團辭職

廿五日庫倫大火逆佛之宮殿及佛骨悉付一炬 段芝貴回鄂將軍任 江蘇山西均定爲懲治盜匪法施行區域

廿六日農商部指定八萬金爲公司保息及獎勵實業之用

廿七日日本國會解散定於明年三月二十五日重行選舉

廿八日有賀長雄回華 清代表溥倫與民國所派之代表未章議定條件一清皇室應尊重民國一切行爲與現行法有抵觸者廢去二改陽曆一廢慎刑司四頒賞限於物品廢謫郵五陵寢歸內務部管理六內務府爲皇室事務機關 青島開放許人民出入自由

廿九日大總統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延會期屆宣告閉會 又以上海縣紳士吳馨捐資興學(務本女學)給子二

等嘉禾章並頒給匾額一方仍准援案加給一等嘉禾章以示優異 江蘇齊巡按委任張仁靜劉式讓爲選舉事務所籌備員

三十日鐵礦收歸國有並設監督 長江巡閱使除太平岳州瓜州外並於九江添設行署一所

四年一月一日公布參政院修正之大總統選舉法 大總統在懷仁殿親賀又特賜各大員福壽字

二日大總統策令徐世昌爲上卿楊士琦錢能訓孫寶琦朱啟鈴周自齊張謇梁敦彥趙爾巽李經羲梁士詒賈彥諾爾布周樹模汪大燮爲中卿章宗祥湯化龍董康莊蘊寬均爲少卿趙爾巽李經羲梁敦彥並加上卿銜章宗祥湯化龍加中卿銜 大總統特頒勳章自首教令 憲軍佔據鄂爾巴尼亞之俄龍城

三日特授張弧以勳四位復下令獎之 又授傅良佐陸錦章遙麒麟乃寬以勳五位

四日大總統公宴參約兩院議員於懷仁堂 大總統給予北京主教林懋德一等嘉禾章 東清鐵路仍按照戰事以前時間表開行

六日日人運動桂湘路權甚力 廣東開辦有獎義會

七日清內務府改爲皇室辦事處 財政部於保定發行銅

中外大事表

元鈔票 川藏交界叛兵已窮蹙將投誠○俄人大敗土軍於高加索 八日內史改爲侍從官 鹽務署電浙運使從元旦起網地

九日大總統下令各省巡按使每年輕車簡從巡視所屬地方問民疾苦並率同各道尹縣知事切籌爲民生利之法

海外亂黨所散布之各種印刷文件 恰克圖中俄蒙會議已解決一蒙人認中政府有對外國國際權二中國在庫倫設留守三蒙人當必要時交額定兵士於中國四中國

有築路及收益權五廢除呼圖克圖尊號以汗哲尊丹巴呼圖克圖代之六蒙古認爲中國疆域七內務方面賞賚文官及蒙人仍保留其自主

十日朱家寶齊耀琳張鳴岐授特爲中卿張元奇蔡儒楷金永韓國鈞戚揚許世英屈映光段書雲劉心源呂調元張

廣建楊增新陳廷傑李國筠任可澄龍建章均授爲少卿張元奇許世英張廣建均加中卿銜 任命楊度爲國史館副館長 前四川民政長張培爵在天津被捕 王金

發投誠 第四屆知事定四月二十一日攷試 十一日大總統下令禁止法官入黨 又下令初等小學應

將孟子列入科目高等小學以論語列入科目 司法部規定各縣知事宣告四等有期徒刑以下之刑得以堂諭代判決○德飛機十六架飛渡英倫海峽旋即退去

十二日法部通電京外各法庭亂黨嫌疑犯令具悔罪狀一

律釋放 上海各國領事團反對以滬道爲上訴機關 十三日授田文烈爲中卿 參政楊守敬病故大總統以其學術湛深著述宏富著推贈少卿並飭餘敘局議卹 又給天津開新洋火公司經理陳維壬李士鑑以四等嘉禾章 江蘇之浦口將設關征稅

十五日大總統特給日本駐金州民政支署長遠藤盛邦以四等嘉禾章 馬存發特授以勳五位 以黎天才爲襄

鄂鎮守使江漸爲參政院參政 教育部通令小學攷試須摘默經文 江蘇高等審判廳通飭各司法廳及各縣知事答刑乃判決後之處決非用以刑訊勿得誤會

十六日統率辦事處議改國旗爲白黑赤三色兵旗紅色惟上加黃線一條 留學生定二月二十八日攷試 十七日政府將恢復養廉舊制○奧外相畢克爾士伯爵辭

職 十八日以蔡鐸爲經界局督辦 裁撤昭廣鎮守使 龍口商埠定四月開辦 南潯(南昌至九江)鐵路已竣工不

日開車○羅瑪尼亞決議加入四協約國戰團已召集預備兵師伍 十九日留學生報名限二月十五日截止 多倫諾爾兵變

焚搶二日秩序大亂 二十日大總統下令各省將軍都統巡按等嚴飭屬吏認真搜捕盜匪以靖閭閻 恰克圖中蒙俄會議條件各代表均已簽字此案遂完全解決○土京君士但丁大起暴

江南主教姚 准